

互动语言学视域下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培养研究

张晨洁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 本文从互动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了大学生在日常跨文化交际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构建了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模型。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模型包含了学生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语言能力(即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英文表达)、话语主动权(即交际中识别信息输出的机会并控制话语权)、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对自身文化独特性和价值的认识)。本文基于真实话语语料,运用语篇分析方法并借助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研究发现,大学生在语言能力及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维度存在显著不足,这直接致使其在跨文化交际场域中话语主动权的缺失。因此,在后续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培育进程中,应着重强化学生语言能力,厚植其中华文化主体意识,进而为学生在跨文化交流情境下赢得话语主动权筑牢根基,使其能够精准且鲜活地阐释中国故事,增进在华外籍人士对中国文化与社会认知与理解,促进中外文化的有效交流与融合,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互动语言学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愈发频繁,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不仅能够加深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亦有望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贡献智慧与策略。当代大学生群体普遍接受了系统的英文教育,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我们应当激励这一群体充分施展自身才能,助力在华外籍人士深入洞悉中国文化与社会风貌,从而在跨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文化的交融与共生,促进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为全球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贡献中国青年的力量。

本研究在互动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借鉴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理论,通过实地采样河南省黄河流域特色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中本科高校学生参与“讲好黄河故事,增强民族自信”主题的真实语料,以及第二课堂“英语角”中的交流数据,遵循文秋芳(2022)提出的“立足中国跨文化交际实践”理念,旨在从大学生与外籍人士的英语沟通情况出发,探讨当代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现状与提升策略。

2. 研究现状

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西方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交际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定义和模式,并对语言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较为经典的理论是 Spitzberg(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主要由知识、动机和技巧三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因素构成。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从多维度进行思考和探索,例如在关注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要关注交际能力,对其他文化观念和理念的包容,以及对自身视野的开阔等(Byram, Gribkova, & Starkey, 2002)。因此,教育体系需要在传统观念上进行改进,比如重塑英语教学环境,创办主体活动,确保学生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做好充分准备,从多维度培养和建立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ackson, 2023)。教师自身也需要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关注跨文化交际中的情感能力或如何平衡口语的准确度和流利度等(Alba-Juez, 2022; Derakhshan, 2016)。Byram(1997)的欧盟模式早已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学生的跨文化相关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对文化的认知等层面都有要求。然而,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尚未有被广泛认可的模式,在外语学习中对于中华文化传播力这一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基础上仍需进行更深层次的阐释与探索。

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西方学者对跨文化交际沟通的理解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学者贾玉新(1997)在分析西方学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与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策略能力系统四类交际能力系统,这一定义更加全

面。随后，文秋芳（1999）以及胡文仲、高一虹（1997）等学者在教学课堂层面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对其进行多层次划分和微观宏观的区分。彭云鹏（2012）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部分。

此外，国内的实证研究较少，如彭天鹏博士通过收集音频资料进行真实跨文化交际过程的语言学分析，大多数研究属于调查和实验，且集中在教学与课堂上。这些研究基本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刘梦莹，2018）：一是思维层面，如概念、内涵以及与教学关系的探讨（葛春萍、王守仁，2016；吕海珍，2022）；二是大学生跨文化交际培养现状的调查，基本采用问卷方式（高永晨，2016）；三是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视角（孙有中，2016）。

因此，中国目前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关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讨大多是关于具体跨文化能力高低的调查和实验。第二，即便有将口语课堂与教学策略相结合的研究，也旨在提高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没有过多关注跨文化交际层面的内容（刘梦莹，2018）。近年来，针对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概念，以文秋芳教授（2022）为代表的学者们，联系跨文化交际能力，对高校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激励启发高校从事教学的一线工作者们针对大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力培养进行探索。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自真实语料，课题组成员在取得参与人员许可后对语料数据进行语音采集。参与人员包括 20 位本科在校学生和 5 位外籍师生。数据采集时，课题组成员不参与任何沟通与交际，同时尽量避免或降低数据采集对志愿者活动或第二课堂本身可能造成的干扰。录音资料共计 9 小时 27 分钟，所采集音频被转写为文本数据。由于本研究后期的数据编码侧重语言单位的功能分析，因此文本转录主要以话语文字内容为主，保留重叠、打断、沉默、录音不清与语境说明项。为提高转写的可信度，音频或视频语料数据由三位课题组成员进行转写，并将结果相互对照检验，针对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辩听和修改，形成最终的统一版本。最终转录文字共 60,017 字。

3.2 数据编码及数据处理

3.2.1 数据编码

本研究的数据编码部分借助 Halliday（2014）在功能语言学中所定义的语言单位“move”作为编码基本单位，同时参考经典的“ICR（Initiation-Continuing-Reaction）”对话模式（Eggin & Slade, 2005; Yip & Zhang, 2021），对每一个语言单位“move”的交际功能（speech function）进行定义与编码。研究将语料整理成语言单位“move”，并对每一个“move”的互动功能进行标注。该编码方法对不同语境的沟通场景适用性较强，侧重分析交际的互动功能，例如话语的“发起”（initiation）和“拓展”（development）等。主要使用到的交际功能分类如下图：

| Initiation | Continuing | Reaction | |
|---|------------------------------------|--|--|
| | | (Support) | (Confronting) |
| Statement Question Offer Command Greeting / Degreeting | Prolonging Appending Monitor | Development Register Tracking Solving Acknowledgement Agreement Answer Acceptance Compliance Response to greeting / degreeting | Contradiction Disagreement Disclaimer Rejection Refusal Challenging |

图 1 ICR 模式与交际功能

所有真实语料文本由三位课题组成员进行独立编码与标注，之后分别对每一项交际功能的分类进行可信度测算。三位编码员的结果在 SPSS 中进行两两对比后，Cohen's Kappa 值均大于 0.7，表明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说明该编码对本研究的语境具有适应性。对于少数不一致的部分，三位编码员对差异进行讨论和修改，最终达成一致。只有最终统一的编码版本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处理。

3.2.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人员针对编码的最终版本，由课题组成员从跨文化交际真实语料提炼影响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因素，构建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模型，并借助 SPSS 软件评估对话双方在交际中的对谈话的控制权等。

4. 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模型构成

本研究通过重点分析与中国文化传播相关的语言单位后发现，学生在日常对话中能够向其他对话者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或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模型主要由“语言能力”、“话语主动权”和“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构成。该模型虽建立在前人有关跨文化交际模型的理论基础上，但更多

地立足于文秋芳（2022）教授“突出中华文化主体”这一要求。该模型更加侧重“传播”层面，即中华文化的输出层面，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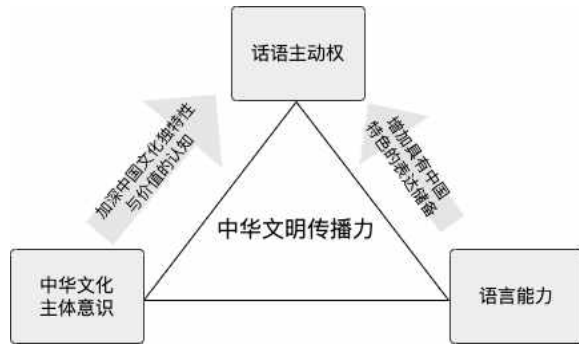


图 2 中华文明传播力模型

本模型认为，中华文化的输出除了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有关语言能力的基本要求外，更应凸显文化传播的主观能动性。正如文秋芳教授（2022）的最新观点所言，传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更多源于西方，其终极目标是让非英语母语者完全“放弃母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改变其文化认同”，认同西方文化与西方价值观。而当代大学生中华文明传播力的模型应该要求学生理解并认同中华文化，同时讲好中国故事，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本模型基于文本语料的分析，强调学生应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表达方式储备，并且需要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积累，从而提高对中国文化独特性与价值的认识。这两点在沟通与交流中有助于掌握话语主动权，增加关于中国信息的语言输出的数量与质量，做到“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该模型中的三个因素相互影响，缺一不可。以上三要素的具体意义和相互关联将在以下部分通过真实语料与 SPSS 软件的统计数据进行详细解读。

4.1 语言能力

本研究的文本语料显示，造成交际问题的案例中，大学生英语词汇储备的问题（如发音、含义等）仍然值得重视，尤其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文表达。但此类问题在对话中交际双方通常能够通过“澄清”、“修正”及“确认”等语言单位或词典工具最终达到交际的目标。而一些小的语法错误往往并未影响沟通的进行。如节选 1 与节选 2 所示：

节选 1（学生和外籍友人聊中国的河流、水利、环保话题；F：外籍友人；S：学生）

| Move | Speaker | Transcript |
|------|---------|--|
| 1 | F | So is there one water for drinking and then one water for cooking and bathing? |

| | | |
|----|---|--|
| 2 | S | And some, some for the fundamental' s facilities. |
| 3 | | I don' t know how to say that public uses. |
| 4 | F | Yeah, yeah. |
| 5 | S | Mhm. We also purify the water from the factory and other to make it less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
| 6 | F | A sewer? |
| 7 | S | Thrill. |
| 8 | F | Like this? |
| 9 | S | Thrill. |
| 10 | F | Ah, civil |
| 11 | S | Civil engineering. |
| 12 | F | Yeah. |

在上述对话中，学生可能是想表达“Civil Engineering”（土木工程）的概念，涉及水利设施和污水处理等内容。然而，在第三个 move 中，学生表明他不知道如何表达公共设施的使用，因此在第五个 move 中使用了熟悉的表达进行描述。之后，学生尝试说出“civil”这个词汇，但遗憾的是发音成了“thrill”，这导致参与对话的外籍人士在第六至第十个 move 中通过反复推断和确认才明白学生想要表达的确切概念。

节选 2（学生和外籍友人聊中国的濒危动物大熊猫和中国对动物的保护；F：外籍友人；S：学生）

| Move | Function | Speaker | Transcript |
|------|------------|---------|--|
| 1 | Question | F | Are there any other animals that are endangered, or vulnerable? |
| 2 | Disclaimer | S | I know their Chinese name, but I don' t know how to say in English. |
| 3 | Question | S | Did you heard Jin Si Hou? |
| 4 | Disclaimer | F | I have got no idea. |
| 5 | Answer | S | Monkey. |
| 6 | Register | F | Okay. |
| 7 | Offer | S | Let that let me try search. |
| 8 | Continuing | | Search. |
| 9 | Continuing | S | How to say golden monkey? |
| 10 | Continuing | S | Golden monkey. |
| 11 | Offer | F | Ah, let me double check, golden monkey. |
| 12 | Acceptance | S | Yeah, yeah. |
| 13 | Continuing | F | Oh, yeah, yeah, yeah. |
| 14 | Continuing | | I know. |
| 15 | Statement | S | We always talk about, we always say them in Chinese, |
| 16 | Continuing | | so... |
| 17 | Register | F | Yeah. |
| 18 | Statement | F | But they' re really cute that they have like really nice color, fur. |
| 19 | Agreement | S | Yeah. |
| 20 | Agreement | F | Yeah. |
| 21 | Question | F | So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
| | | | ... |

在上述对话中（节选 2），学生之前已经与外籍人士讨论了中国的熊猫和动物保护情况。从第一个 move 和第 21 个 move 的两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位外籍人士对该话题比较感兴趣，希望了解中国更多的濒危动物以及学生对动物保护工

作的看法。然而，在第二个 move 中，学生表示自己想说但不知道如何用英文表达。在第三个 move 中，她尝试问外籍人士是否听说过金丝猴，这里的“Did you heard ...”显然存在语法错误，但并不影响对方理解其表达的“是否听说过”的含义。造成外籍人士理解困难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学生的词汇问题。由于学生不确定“金丝猴”的英文词汇，便直接使用了中文“金丝猴”。显然，外籍人士在第四个 move 中表示自己完全不懂她所说的动物。最终，在第 5-14 个 move 中，我们看到对话双方借助手机中的词典等资料查阅，确定学生想说的是金丝猴，即英文的 golden monkey。从第 18 个 move 可以看出，外籍人士通过手机了解了分布在中国的金丝猴的可爱外形。因此，从该段对话节选中不难看出，词汇量限制了学生的表达和相关信息输出，双方通过手机词典解决了词汇问题，之后外籍人士通过手机自行查询才了解了一些金丝猴的相关信息。另外，通过对双方语言单位的功能 (function) 分析，学生在该段对话中也没有足够的主动权，词汇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对对话的主动权，这一点将在下一个部分进行详述。

4.2 话语主动权

本研究通过“ICR (Initiation-Continuing-Reaction)”对话模式 (Eggins & Slade, 2005) 对每一个语言单位 move 的交际功能 (speech function) 进行分析标注，并通过 SPSS 对大学生与外籍人士在对话沟通中所使用的交际功能进行对比。针对重点体现交际话语主动权的“发起”和“维持”两个交际功能的数据，发现大学生在与外籍人士的对话中话语主动权有所欠缺。首先，对学生与外籍人士的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后，所有组别数据均满足正态分布 (如图 3 所示)，因此本研究使用 t 检验对学生组与外籍人士组的交际功能标注数据进行独立样本对比。

| 交际功能 (Speech function) | 正态分布检验 | | 是否正态分布 | |
|---------------------------|--------|-------|--------|------|
| | 学生 | 外籍人士 | 学生 | 外籍人士 |
| 发起 (Initiation) | 0.284 | 0.200 | 是 | 是 |
| 维持 (Continuing) | 0.897 | 0.780 | 是 | 是 |

图 3 正态分布检验

对比结果显示 (图 3)，在对话的“发起”和“维持”这两个交际功能方面，学生组和外籍人士组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发起”功能

的语言单位 (平均值 = 25.5) 明显少于外籍人士 (平均值 = 68.4)；对于自己发起的对话进行补充等进一步说明的语言单位 (“维持”)，学生组 (平均值 = 9.3) 也明显低于外籍人士组 (平均值 = 34.7)。这意味着，很多时候双方在谈论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时，外籍人士可能有更多机会掌握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利用“提问”等方式发起新的谈论点。例如在节选 2 中，第一个 move 和第 21 个 move 均为外籍人士针对动物保护这一话题进行新一轮的提问。而学生在第三个 move 发起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词汇不足导致回答对方问题 (move 2) 有困难而进一步引发的，并不像外籍人士在对话中掌控谈论话题的转换。对于具有“维持”功能的语言单位 (Continuing)，在节选 3 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学生的使用尚有欠缺。

| 交际功能 (Speech function) | 学生 | | 外籍人士 | | t 检验 (P 值) | 显著性差异 |
|---------------------------|------|-------|------|--------|---------------|-------|
| | 平均值 | 标准差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
| 发起 (Initiation) | 25.5 | 8.414 | 68.4 | 11.614 | < 0.001 | 是 |
| 维持 (Continuing) | 9.3 | 2.452 | 34.7 | 4.780 | < 0.001 | 是 |

图 4 交际功能标注数据对比情况

从节选 3 所截取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外籍人士提出了关于京剧的话题，他显然非常希望能够听学生聊一些关于中国戏剧的内容。但遗憾的是，这部分对话始终呈现出一问一答的形式，类似采访，一直是外籍人士在不断提问 (move 1 和 move 7) 和陈述 (move 3)，掌控话语权。在 move 3 中，外籍人士陈述自己在网上看到过中国的戏剧，并在 move 4 中补充说“非常有趣”，在 move 5 继续表达自己“听朋友提到过”。而在这个传播和讲述中国文化的机会点上，学生只是简单地回答相应问题 (move 2) 以及对外籍人士发起的陈述进行简单的“延展” (move 6)。

实际上，在 move 2 和 move 6 之后，学生完全可以借助这个机会通过“维持” (continuing) 进一步向外籍人士讲述他对中国戏剧的理解等。考虑到参与研究的高校地处中原地区，学生甚至可以延展到深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的豫剧 (Henan Opera) 话题等。然而，本次研究的语料反映出大学生在此类对话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话题拓展效果一般。原因可能是学生英文表达储备有限，也可能是对中国戏曲文化的了解较少。因此，学生未能在戏剧这一话题掌控点上成功切换，进一步讲述和传播中国的戏剧文化，接过外籍人士“递”

过来的话语控制权。同时,从第 7 个 move 中可以明显看出,外籍人士可能是鉴于学生所谈内容不多而选择转换到音乐话题。此类语料向我们展示了大学生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尚需提高。

节选 3 (学生与外籍友人在讨论生活中的娱乐爱好; F: 外籍友人; S: 学生)

| Move | Function | Speaker | Transcript |
|------|-------------|---------|---------------------------------------|
| 1 | Question | F | Have you ever heard of Peking Opera? |
| 2 | Answer | S | Oh, yes, of course. |
| 3 | Statement | F | I think I' ve seen it online. |
| 4 | Continuing | F | It' s quite interesting. |
| 5 | Continuing | F | I' ve also heard friends mention it. |
| 6 | Development | S | Yeah, it is a Chinese culture symbol. |
| 7 | Question | F | Do you love music? |
| 8 | Answer | S | Yes, I think so. |
| | | | ... |

4.3 中华文化主体意识

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指的是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独特性和价值的认同和自豪感,强调文化传承和国家文化自信。从前面的对话节选中部分大学生对有关中华文化话题的有限拓展不难看出,目前中国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中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还需培养与提高。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遇到来自其他国家与文化的外籍友人讲述和展示中国文化的机会时,未能及时把握,反映出大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价值的认知需要加深。结合文秋芳教授(2022)针对“跨文化能力”的全新见解以及本研究的真实语料反映出的问题,如何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并在跨文化交际中讲好中国故事值得深思。

实际上,以文教授为代表的众多英语教育工作者已经从教材入手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改进,例如最新版本的新视野英语教程及其配套的文化中国教材中加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如甲骨文、玉器等)。通过这类改革,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大学生通过英文课程的学习即可积累更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相关英文表达。学生通过课堂展示中国历史、传统和现代成就,将提升文化主体意识。在未来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学生将能够主动分享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同时尊重和理解外国文化,建立有效的沟通桥梁。

5. 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培养与建设

本课题的语料向我们展示了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模型包含了学生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语言能力(即具有中华文

化特色的英文表达)、话语主动权(即在交际中识别信息输出的机会并控制话语权)和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对自身文化独特性和价值的认识)。研究结果显示,上述三个因素紧密相连。在未来的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培养与建设中,首先要持续提升学生的英文语言能力,从教材与课堂进行创新与改革,改变一味追求西方原汁原味的教学文本材料的做法,选择更多讲述中国故事以及包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英文表达内容。这些改革与创新在帮助学生积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文表达的同时,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提升对中华文明独特价值的认可与自豪,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华文化探索的兴趣。

中华文化主体意识能够帮助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准确辨别在华外籍人员希望了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谈论点,语言能力的提升能够支撑学生在这样的机会中准确生动地讲述有关中国的内容,有效协助在华外籍人士探索 and 了解中国。这些培养与建设过程在未来可能需要一线英语教师、教材研发人员、语言学研究人员等各领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6. 结语

该研究通过对跨文化语境中真实的沟通及交际语料的收集与数据编码统计分析,发现了目前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问题,并从跨文化交际能力视角构建了中国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模型。首先,在跨文化沟通中,大学生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的语言能力储备有所欠缺,对外籍人士希望了解的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讨论点的辨识能力仍需强化。学生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人”在与远道而来的“客人”进行沟通交流时,有时反而失去了话语主动权。

因此,基于跨文化交际构建的中华文化传播力模型主要包含语言能力(即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文表达)、话语主动权(即在交际中识别信息输出的机会并控制话语权)和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对自身文化独特性和价值的认识)三大要素。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力需要教材、教学、语言研究等各领域人员的共同协作,通过教材和课堂等改革创新,帮助学生在积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文表达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提升对中华文明独特价值的认可与自豪,从而在未来的跨文化交际中充分识别话语掌控机会,并准确讲述和传播中国文化。在日益增多的跨文化交际中,这将帮助国际友人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准确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 [1] Alba-Juez, L. (2022). Emotion i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I. Kecskes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pp. 334 - 3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 Byram, M., Gribkova, B., & Starkey, H. (2002). *Developing the Intercultural Dimens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for teachers*. Sage Publications Ltd.
- [3] Derakhshan, A., Khalili, A. N., & Beheshti, F. (2016). Developing EFL learner's speaking ability, accuracy and fluency.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6(2), 177-186.
- [4] Eggins, S. & Slade, D. (2005). *Analyzing casual conversation*. Equinox Publishing Limited.
- [5] Halliday, M.A.K. & Matthiessen, M.I.M.C. (2014).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Routledge
- [6] Jackson, J. (2023).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C Press.
- [7] Spitzberg, B. H. (1997). 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L. A., Samovar & R. E.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379-391).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8] Statista. (n.d.). Languages most frequently used for web content as of January 2024, by share of websites.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2946/most-common-languages-on-the-internet/>
- [9] Yip, J., & Zhang, C. (2020). Understanding the co-construction of medical consult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discourse structural analysis. In B. Watson & J. Krieger (Eds.), *Expanding horizon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n Asian perspective* (pp. 133-160). Springer.
- [10] 高永晨.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02):71-78+146. DOI:10.13458/j.cnki.flatt.004243.
- [11] 葛春萍, 王守仁.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02):79-86+146. DOI:10.13458/j.cnki.flatt.004244.
- [12] 胡文仲, 高一虹. *外语教学与文化* [D].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13]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 [D].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4] 刘梦莹.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外教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硕士 [D].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8.
- [15] 吕海珍. 以文化自信自强推进中华文化传播——基于大学生英语人才培养的视角[J]. *现代交际*, 2022,(12):115-120+124.
- [16] 彭云鹏. *医学情景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 [17] 曲宗璞. 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J]. *求是*, 2023/02
- [18] 孙有中.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J]. *中国外语*, 2016,13(03):1+17-22.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3.001.
- [19] 文秋芳. *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 [D].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 [20] 文秋芳. 对“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思考: 课程思政视角[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02):9-14+113.
- 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互动语言学视域下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力的培养与建设; 项目编号 2024-ZDJH-706